

季羡林 顾问
徐如麒 主编

世界散文 传世经典

上卷



团结出版社

世界散文传世经典

(上卷)

顾问 季羨林

主编 徐如麒

团结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荟萃了世界二千多年来最为声誉卓著的 100 位经典作家的 100 篇传世佳作，译文也全是出自名家手笔。它给读者提供了一方鸟瞰人类文学、思想宝库和不同民族精神传统的视窗，是青年人陶冶性情，增进文学、艺术、美学和哲学等方面修养的必备读物，也是忙碌的现代人的一片憩息心灵的家园。

本书由《艺术世界》杂志副主编徐如麒先生编选，全部篇目并经学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圈定。

目 录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柏拉图(1)
论老年	〔古罗马〕西塞罗(21)
随笔	〔英国〕培根(30)
论出版自由	〔英国〕弥尔顿(35)
对异议派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英国〕笛 福(39)
一个小小的建议	〔英国〕斯威夫特(52)
观剧	〔英国〕艾迪生(60)
致柴斯特菲尔德勋爵书	〔英国〕约翰逊(65)
优雅而快乐的人	〔英国〕休 谟(68)
论崇高与美	〔英国〕伯 克(74)
世界公民	〔英国〕哥尔德斯密斯(104)
《抒情歌谣集》序言	〔英国〕华兹华斯(111)
伊利亚随笔	〔英国〕兰 姆(131)
论出游	〔英国〕赫兹利特(148)
寒晨早起	〔英国〕亨 特(158)
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	〔英国〕德·昆西(162)
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英国〕卡莱尔(168)
论弥尔顿	〔英国〕麦考莱(204)

芝麻与百合·····	〔英国〕罗斯金(213)
论今日评论的作用·····	〔英国〕阿诺德(225)
林鸟·····	〔英国〕赫德逊(248)
徒步旅行·····	〔英国〕史蒂文生(252)
贝多芬百年祭·····	〔英国〕萧伯纳(260)
我的藏书·····	〔英国〕吉 辛(265)
笼边杂感·····	〔英国〕卢卡斯(270)
送行·····	〔英国〕比尔博姆(276)
论老之将至·····	〔英国〕罗 素(282)
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英国〕丘吉尔(285)
无知的乐趣·····	〔英国〕林 德(287)
《简·爱》与《呼啸山庄》·····	〔英国〕吴尔夫(292)
地之灵·····	〔英国〕劳伦斯(299)
论无所事事·····	〔英国〕普利斯特利(307)
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信·····	〔奥地利〕里尔克(311)
致父亲·····	〔奥地利〕卡夫卡(313)
诗与真·····	〔德国〕歌 德(351)
美育书简·····	〔德国〕席 勒(365)
关于思考·····	〔德国〕叔本华(388)
英国断片·····	〔德国〕海 涅(396)
查拉斯图拉之序篇·····	〔德国〕尼 采(405)
童年轶事·····	〔德国〕黑 塞(418)
旅行札记·····	〔匈牙利〕裴多菲(434)
被贬低的塞万提斯遗产·····	〔捷克〕昆德拉(443)
草莓·····	〔波兰〕伊瓦什凯维奇(455)
父亲与我·····	〔瑞典〕拉格尔克维斯特(457)
挪威的欢乐时光·····	〔挪威〕温塞特(461)

目 录

随笔·····	〔法国〕蒙 田(469)
箴言录·····	〔法国〕拉罗什富科(484)
思想录·····	〔法国〕帕斯卡尔(488)
书简集·····	〔法国〕塞维尼夫人(491)
品格论·····	〔法国〕中立布吕耶尔(494)
波斯人信札·····	〔法国〕孟德斯鸠(498)
致卢梭·····	〔法国〕伏尔泰(506)
动物素描·····	〔法国〕布 封(509)
致巴黎大主教德博蒙的公开信·····	〔法国〕卢 梭(516)
一七六七年沙龙随笔·····	〔法国〕狄德罗(519)
美洲之夜·····	〔法国〕夏多布里昂(527)
大自然的诗·····	〔法国〕米什莱(529)
论艺术家·····	〔法国〕巴尔扎克(539)
悼念乔治·桑·····	〔法国〕雨 果(554)
我和肖邦·····	〔法国〕乔治·桑(557)
巴黎的忧郁·····	〔法国〕波德莱尔(568)
磨房信札·····	〔法国〕都 德(571)
上法国总统书·····	〔法国〕左 拉(577)
文艺生活·····	〔法国〕法朗士(579)
冷冰冰的微笑·····	〔法国〕列那尔(585)
《名人传》引·····	〔法国〕罗曼·罗兰(595)
认识东方·····	〔法国〕克洛代尔(598)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	〔法国〕萨 特(617)
笔记·····	〔意大利〕达·芬奇(637)
小银和我·····	〔西班牙〕希梅内斯(643)
沙漏·····	〔比利时〕梅特林克(653)
蔷薇园·····	〔波斯〕萨 迪(663)

散文·····	〔阿富汗〕乌尔法特(676)
孟加拉风光·····	〔印度〕泰戈尔(680)
自然与人生·····	〔日本〕德富芦花(694)
武藏野·····	〔日本〕国木田独步(699)
千曲川风情·····	〔日本〕岛崎藤村(718)
我在美丽的日本·····	〔日本〕川端康城(721)
沙与沫·····	〔黎巴嫩〕纪伯伦(734)
给果戈理的一封信·····	〔俄国〕别林斯基(738)
波兰的流亡者·····	〔俄国〕赫尔岑(747)
树林和草原·····	〔俄国〕屠格涅夫(772)
旧日的回忆·····	〔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779)
我不能沉默·····	〔俄国〕托尔斯泰(788)
鹰之歌·····	〔苏联〕高尔基(802)
秋·····	〔苏联〕蒲宁(808)
一年四季·····	〔苏联〕普里什文(814)
回头的浪子·····	〔澳大利亚〕怀特(823)
母亲的诗·····	〔智利〕米斯特拉尔(828)
拉丁美洲的孤独·····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835)
我们的美洲·····	〔古巴〕何塞·马蒂(841)
致富之道·····	〔美国〕富兰克林(850)
不自由毋宁死·····	〔英国〕亨利(857)
独立宣言·····	〔英国〕杰斐逊(862)
惠斯敏斯大寺·····	〔美国〕欧文(867)
美国的哲人·····	〔美国〕爱默生(876)
古宅琐记·····	〔美国〕霍桑(896)
盖兹堡献仪演说·····	〔美国〕林肯(909)
阅读·····	〔美国〕梭罗(911)

目 录

利奥波德国王的独白.....	〔美国〕马克·吐温(920)
编后记.....	(925)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柏拉图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5),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出身雅典贵族。青年时代师从苏格拉底,晚年在雅典设立学园讲学。讲学过程中他写出 40 篇左右的对话集,内容涉及宗教、神话、政治、伦理、教育、哲学和文艺理论各方面的重大问题。柏拉图的《对话集》是希腊文学中出色的散文作品。

[一]雅典人啊,你们如何受我的原告们影响,我不得而知;至于我,也几乎自忘其为我,他们的话说得娓娓动听,只是没有一句真话。他们许多假话中,最离奇的是警告你们要提防,免受我骗,因我是个可怕的雄辩家。无耻之极!他们无耻,因为事实就要证明,我丝毫不显得善辩,除非他们以说真话为善辩。他们若是以说真话为善辩,我还自认是演说家——不是他们那种演说家。他们的话全假,我说的句句是真;以宙斯的名义,雅典人啊,我不像他们那样雕辞琢句、修饰铺张,只是随想随说些未经组织的话。自信我说的全是公道话,你们不必多心,反求节外生枝之意;我这年纪的人绝不至于像小孩那样说

谎。可是，雅典人啊，恳求你们，在我的申辩中，若听到我平素在市场兑换摊旁或其他地方所惯用的言语，你们不要见怪而阻止我。我活了七十岁，这是第一次上法庭，对此地的辞令，我是个门外汉。我若真是一个外邦人，你们就会原谅我，准我说自幼学会的乡腔；现在我也如此要求，似乎不过分：不论辞令之优劣，只问话本身是否公正。这是审判官应有的品德，献辞者的本分在于说实话。

〔二〕 第一步，雅典人啊，我应当先对第一批原告及其伪辞进行答辩，然后再对第二批的。在你们以前，积年累岁，已有许多对我的原告，说些毫无事实根据的假话。安匿托士^①等固然可怕，这批人更可怕，我怕他们甚于安匿托士等。雅典人啊，你们多数人自幼就受他们影响，相信他们对我毫无事实的诬告。他们说：“有一个所谓智者苏格拉底，凡天上地下的一切无不钻研，辩才且能强词夺理。”雅典人啊，他们传播这种无稽之谈，他们是我凶恶的原告，因为听其宣传者往往以为，钻研这类事物的人必也不信神。这批原告人数既多，历时又久，他们早在你们幼年最易听信流言蜚语时向你们注入这种诬告之辞，当时你们或是尚在孩提，或是方及童年。他们单方挂了案，作为原告，从不到案，因为没有被告的另一造出来答辩。最荒唐的是，他们的姓名不可得而知而指。只知其中有一个喜剧作家。凡挟妒与包藏祸心向你们宣传的人，或本身受宣传再去宣传，这些人最难对付。既不可能传他们到此来对质，我又不得不申辩，只是对影申辩，向无人处问话。请你们记住，如我所说，有两批原告，一批最近的，一批久远的；再请你们了解，我必须先对第一批答辩，因为他们先告我，并且远比第二批强有力。雅典人啊，我必须申辩，我必须设法以如此短暂的时间消除久据你们胸中的诬告之辞。但愿这做得到，如果对你、我更有利；也希望我的申辩能起更大的作用。但我认为这是难的，我并不忽视事体之难易。没有别的，听神的旨意罢，现在我必须依法申辩。

① 安匿托士是民主派的领袖，曾于公元前403年出力推翻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府，恢复民主制度。

〔三〕 我们首先提个问题；引起对我攻击、激起迈雷托士^①对我起诉的诬告之罪是什么？攻击的人说些什么来进行攻击？他们的话需要重述一遍，仿佛原告自读宣誓过的讼辞：“苏格拉底是无事忙的为非作歹的人，凡地下天上的一切无不钻研，能强辞夺理，还把这些伎俩传授他人。”诬告的罪状如此。你们已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见到一个苏格拉底，自命能排云乘雾，说些我毫不分晓的无稽之谈^②。我说这话并不是轻蔑那种知识，如有人是那方面的智者；我只是不甘心对迈雷托士诬告的如此大罪申辩，因为，雅典人啊，我与那种知识毫无干系。请你们之中的多数人为我作证。在座听我谈话的人很多，凡听过我谈话的人，我要求你们互相质问，究竟曾听过多少我关于这方面的言论。你们由此可知，众口纷纭关于我的其他罪状大都是同此莫须有的。

〔四〕 这些事无一事实；你们如果听说我教人，并且借此得钱，这也不是事实。若能教人，对我却是妙事。如赖安庭诺斯的郃吉亚士^③、凯恶斯的普漏迪格士^④、意类恶斯的希皮亚士^⑤，他们个个能周游各城，说服青年中能无代价地随意与本城的人同群者，弃其群而追随他们，送他们钱，而且感谢不尽。此地另有一位智者，是巴里安人，听说他还在本城。我偶然遇见一位在智者们身上花钱比所有人都多的，他是希朋匿苦士的公子卡利亚士。他有两个男儿。我问他：“卡利亚士，你的二子若是驹或犊，你会为他们雇看管人，使他们各尽其性，成有用之材；看管人不外一个马夫或牧人。然而你子是人，你意中想为他们物色一位什么看管人？关于人的本分和公民的天职，谁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想你留意物色，因你有二子。已物色一位，或犹未也？”“当然有了”，他说。

① 迈雷托士大概是同名的悲剧诗人的儿子，当时尚年轻，可能被安匿托士利用来攻击苏格拉底。

② 阿里斯托芬曾于公元前423年上演喜剧《云》讽刺苏格拉底。

③ 郃吉亚士（高尔吉亚，公元前483—前376）是意大利赖安庭诺斯城的修辞学家和智者，曾在雅典发表演说。

④ 普漏迪格士（普罗狄科斯）是爱琴海上凯恶斯（开俄斯）岛的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

⑤ 希皮亚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意类恶斯（厄利斯）城的智者，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

“你所物色的是谁，何地来的，多少束修？”我这样问。他说：“从巴里安来的叶卫诺士，他要五个谟那^①。”叶卫诺士煞有福气，如果真有这种技术，真会教得好。我若会这种技术，该多么自豪呢？可是我不会，雅典人啊。

[五] 也许你们有人会问：“你怎么啦，苏格拉底？对你的诬告怎么来的？你如没有哗众骇俗的言行，这类谣传断不至于无端而起。请你源源本本诉说一遍，免得我们对你下卤莽的判断。”我认为提出这个质问的人是说公道话，我要剖白我得此不虞之誉而致谤的缘由。请听。或者有人以为我说笑话，请相信我对你们全盘托出事实。雅典人啊，我无非由于某种智慧而得此不虞之誉。何种智慧？也许只不过人的智慧。或者我真有这种智慧。方才我所提的那些人也许有过人的智慧。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们的智慧，因我对那种智慧一窍不通。说我有那种智慧的人是说谎，是对我伪作飞扬谤讪之语。雅典人啊，即使我对你们显得说大话，也不要高声阻挠我；我说的不是自己的话，是引证你们认为有分量的言语。我如果真有智慧，什么智慧、何种智慧，有带勒弗伊的神^②为证。你们认识海勒丰^③吧，他是我的总角之交，也是你们多数党的同志，和你们同被放逐、同回来的。你们了解他是何许人，对事何等激进热诚。有一次他竟敢去带勒弗伊求谏；诸位，不要截断我的话；他问神，有人智过于我者否？辟提亚^④的谏答曰“无也”。如今海勒丰已故，他的弟弟在此，能对你们作证。

[六] 你们想，我为什么提起这话，因为要告诉你们，对我的谤讪从何而起。我听了神的话，胸中怀此疑团：“神的话究竟何所指，他出了何谜？我自信毫无智慧，他说我最有智慧，究竟何所云？按其本性，神决不会说谎。”神的话何所云，好久我的疑团不能解。后来还曾用很大气力去探讨他的真意。

我访了一位以智慧著称的人，想在彼处反驳神谏，覆谏语曰：“此人智过于我，你却说我最有智慧。”我见了此人，——不必举其姓名，他是一个政治人

① 一个谟那合一百希腊币德拉克马。

② 带勒费伊(得尔福)的神，指预言神阿波罗。

③ 海勒丰是民主派人，曾反对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府。

④ 是阿波罗庙里的女祭司。

物，——我对他的印象如此：和他交谈以后，觉的此人对他人，对许多人，尤其对自己，显得有智慧，可是不然。于是我设法向他指出，他自以为智，其实不智。结果，我被他恨，被在场的许多人恨。我离开后，自己盘算着：“我是智过此人。我与他同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以不知为知，我以不知为不知。我想，我在这细节上，我确实比他聪明：我不以所不知为知。”再访比他更以智慧著称的人，也发现了同样情况。于是除他以外，我又结怨于许多人。

[七] 此后，我一一去访，明知会结怨，满腔苦恼、恐惧，可是必须把神的差事放在首要地位。为了探求神谕的真意，我必须出发去访以智慧著称的人。指天为誓，雅典人啊，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确实，我所得的经验如此：我秉神命出访时，发现名最高的人几乎最缺乏智慧，其他名较低的人却较近于有学识。我要对你们叙述我在出访中所做的苦工，以证明谰语之不可反驳。访政客们以后，访了各体——咏史、颂神以及其他——的诗人，想在现场证明我比他们不学无术，以其精心结构的作品质问他们其中的意义，本想同时能得到一些指教。诸位，我感觉难为情对你们说实话，可又不得不说。几乎所有在场的人讲他们的诗都比他们本人讲得好。因此我发现，诗人做诗不是出于智慧，其作品成于天机之灵感，如神巫和预言家之流常作讥讽语而不自知其所云，我想诗人所感受亦复如此。同时我发现，诗人们因其会做诗，其他方面便自以为智在人人之上，成了出类拔萃之人物，其实不然，我离开他们，心想，我超过他们，正如我超过政客们。

[八] 最后去访手艺人。自知对这方面一无所知，也相信会发现他们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确实我没有被欺，这方面我所不知的他们尽知，在这方面，他们智过于我。可是，雅典人啊，好艺人竟和诗人犯同样错误，因有一技之长，个个自以为一切都通，在其他绝大事业并居上智。这种错见反而掩盖了他们固有的智慧。因此，关于神的谰语，我扪心自问：保持自我的操守，不似彼辈之智，亦不似彼辈之愚呢，或是效他们之亦智亦愚？最终我自答并答谰语：还是保持故我好。

[九] 由于这样的考察，雅典人啊，许多深仇劲敌指向我，对我散布了许

多诬蔑宣传,于是我冒了智者的不虞之誉。在场的人见我揭穿了他人的愚昧,便以为他人所不知者我知之;其实,诸君啊,唯有神真有智慧。神的谏语是说,人的智慧渺小,不算什么;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最有智慧,不过借我的名字,以我为便,提醒世人,仿佛是说:“世人啊,你们之中,惟有如苏格拉底这样的人最有智慧,因他自知其智实在不算什么。”

甚至如今,我仍然遵循神的旨意,到处察访我所认为有智慧的,不论邦人或异邦人;每见一人不智,便为神添个佐证,指出此人不智。为了这宗事业,我不暇顾及国事、家事;因为为神服务,我竟至于一贫如洗。

[十] 非但如此,有闲青年和富家子弟竟自动追随我。喜见许多人被我考问,时常摹仿我,也去考问人家。我想,他们也发现许多人自以为智,其实寡智或不智。结果,被考问的人不恨他们,却埋怨我,骂道:“苏格拉底最可恶,他把青年引诱坏了。”若有人问:“如何引诱青年,做了什么,教了什么?”他们又说不出,他们茫然不知所以,偏要装明白,便信口说些易于中伤所有爱智求知者的话,如“天上地下无不钻研”、“不信神”、“强词夺理”等等。我认为,他们不愿说实话,他们假装有智慧,其实一无所知,——这已成为最明显不过的了。他们野心勃勃,既活跃,人数又多,异口同声协力攻击我,你们两耳久已塞满了我恶毒诬蔑之辞。他们之中出来了迈雷托士、安匿托士、吕康^①三个攻击我的人:迈雷托士为诗人们出气,安匿托士为艺人和政客们复仇,吕康为说客们抱不平。我起先说过,我若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把你们之中如此根深蒂固的广泛的流言蜚语消除干净,那才是奇怪呢。雅典人啊,这就是事实,无论大小巨细,一一托出,对你们不欺不瞒。我知道很清楚,我以如此言语行为,结怨于人;他们的怨是我说实话的证据,他们对我的诬告在此,恨我的原因也在此。你们随时去考察,无论现在将来,都会发现同样事实。

[十一] 关于第一批原告对我的诬告,我已向你们提出了充分的申辩。这里,对自命爱国志士的迈雷托士和其他二人,我要继而提出申辩。这是另一批的原告,我们也要听其宣誓的讼辞。他们的讼辞大致如此:苏格拉底犯

① 吕康是雅典政治家,曾反对三十独裁者当权的寡头政体。

罪，他蛊惑青年，不信国教，崇奉新神。他们告发的罪状如此，我们逐一考察吧。他们说，我犯罪，蛊惑青年。雅典人啊，我说迈雷托士犯罪，把儿戏当正经事，轻易驱人上法庭，伪装关心向不注意的事。这是事实，我要向你们证明。

[十二] 来，迈雷托士，请说，你是否认为使青年尽量学好是首要的事？

“是的。”

现在请问在座指出谁使青年学好，显然你知道，因为你关心此事。据你说，你发现了蛊惑青年的人，把我带到在座面前控告我；来向在座说，谁使青年学好，指出他是什么人？瞧，迈雷托士，你倒不作声了，说不出什么了吗？这对你岂不丢脸，岂不是充分证明了我的话：你对此事毫不关心？我的好人，还是请你说吧；谁使青年学好？

“法律。”

这不是我所问的，最好的人；我问的是什么人，什么人首先懂得这一行——法律。

“在座诸公——审判官。”

说什么，迈雷托士？他们能教诲青年，使青年学好？

“当然。”

他们全会，或者有会有不会？

“全会。”

我的哈拉^①，世上有这许多有利于青年的人。听审的人呢，他们也使青年学好吗？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元老院的元老们如何？

“他们也同样使青年学好。”

那么，迈雷托士，议会议员蛊惑青年，或者他们全体使青年学好？

“他们也使青年学好。”

这么说，除了我，全雅典人都使青年学好，唯我一人蛊惑青年。你是这么说的吗？

① 哈拉(赫拉)是宙斯的姐姐和妻子。

“对了，我确是这么说的。”

你注定我的悲惨命运呀！我问你一句：关于马，你是否这么想，举世的人对马都有益，惟有一人于马有损？或者相反，对马有益的只是一人或极少数人——马术师，而多数用马的人于马有损？不但马，所有其他畜生是否同此情况，迈雷托士？当然是，不管你和安匿托士承认与否。青年们福气真大，如果损他们的只有一人，益他们的举世皆是！迈雷托士，你已充分表明对青年漠不关心，你显然大意，对所控告我的事，自己毫不分晓。

[十三] 再则，迈雷托士，以宙斯的名义，请告诉我们，和好人在一起好呢，同坏人在一起好？好朋友，请答复啊，我问的并不是难题。坏人是否总会随时为害于与之接近的人，好人是否总会随时使同群者受益？

“当然。”

有人情愿受害于同群者过于受益吗？答复吧，好人，法律要你答复啊。有人宁愿受害吗？

“当然没有。”

好了，你把我拖到此地，因我蛊惑青年、使之堕落。有意的或是无心的？

“我说有心的。”

什么，迈雷托士？你这年纪竟比这年纪的人智慧得许多，晓得坏人总是为害于与之接近的人，好人总是使同群者受益；而我竟至于蠢到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不知道把所接近的人引诱坏了，自己也有受害的危险，反而如你所云，有意去引诱他们？这一点，我不信你的，迈雷托士，我想世上没有人会信。那么，我或是没有蛊惑青年，或是蛊惑出于无心；两方面你都是说谎。我若是无心地蛊惑了青年，那么，法律不为无心的罪过拖人来此地，只是把犯者私下告诫一番。显然，倘有人背地警告我，我会停止无心所做的事。可是你躲避我，不肯和我交谈教导我，偏要拖我到此地；法律只要应当治罪的，不要应受告诫的人来到此地呀。

[十四] 雅典人啊，我所说的已经明显了；迈雷托士对此等事毫不注意。但是，迈雷托士，告诉我们，你说我是如何蛊惑青年的？按你提出的讼词，我教他们不信国教、崇奉新神，你不说这就是我蛊惑青年吗？

“这确是我所说的。”

现在，迈雷托士，为当前辩论所维护的神，请你对我和在座表白更清楚些。我不能了解：到底你是说我主张有神，自己相信有神，不是无神论者，在这一点上可告无罪；而所信是国教以外的神，这一点是你所控告的，或者说我简直不信有神，并且宣传无神论？

“我说你简直不信有神。”

你吓我，迈雷托士；你这话哪里说起？我难道不信日、月是神，如他人所信？

“不，审判官，以宙斯的名义说，他不信，他说日是一块石，月是一团土。”

亲爱的迈雷托士，你认识到你是控告安那克萨哥拉士^①吧？你如此藐视在座，认为他们不学到连克拉村门耐的安那克萨哥拉士的书充满着这一类的话也不知道？青年们难道需要跟我学这套话，不会以至多一个德拉克马的钱去看戏，听到同样的话，笑苏格拉底剽窃前人如此离奇的学说？以宙斯的名义说，你真以为我不信有神吗？

“当着宙斯说，你丝毫不信。”

你的话不可信，迈雷托士，我想你自己也信不过。雅典人啊，我觉得此人太轻率、太卤莽，他的讼词是少年莽闯的表现。他像是出谜来试探我，心想：“且看，智者苏格拉底能否察出我故意开玩笑、说矛盾话呢，或者他和在座的听众都被我瞒过了？”他在讼辞中的话显得自相矛盾，就像是说，“苏格拉底因不信神、因信神犯罪”，这岂不是开玩笑的口吻？

[十五] 诸位，和我一起研究他如何显得是说矛盾话；迈雷托士，你答我们的问。诸位，莫忘我起初的恳求：我按平日习惯的态度说话，请你们不要喧哗。迈雷托士，有任何人相信有人的事物，而不相信有人吗？让他答，诸位，不要骚扰。有没有人不信有马，而信有马具；不信有吹箫的人，而信有箫？没有的，我的好人；你不肯答，我对你和在座诸君答。可是你要答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相信有鬼神的踪迹，而不信有鬼神？

^① 安那克萨哥拉士(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前428)，是原子唯物主义的先驱。